

在我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畔，就生活着一群“吃水”的人。他们有的靠打鱼为生，有的则靠着洪泽湖的湖水搞些养殖。多少年来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很简单，只要湖在，吃穿不愁。可是，今年的雨水特别少，原来浩瀚的洪泽湖水面也因为得不到补给，逐渐离湖堤越来越远。6月1日，洪泽湖即将开捕，但是看着干涸的湖滩、搁浅的渔船、只能在一汪小水泡子里扎个猛子的大鹅……湖边的人们心中惴惴的，今年还能有多少收成？

# 湖边中国

A5  
特别报道  
长江中下游大旱

现代快报

星期柒新闻周刊  
2011.5.29 星期日

责任编辑·倪宁宁 美编·皮伦 组版·陈恩武

## 洪泽湖

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，位于淮河中游、江苏省洪泽县西部，是未来“南水北调”工程东线部分的过水通道。在正常水位12.5米时，水面面积为1597平方公里，平均水深1.9米，最大水深4.5米，容积30.4亿立方米。湖泊长度65公里，平均宽度24.4公里，汛期或大水年份水位可高到15.5米，面积扩大到3,500平方公里。2006年4月5日，泗洪洪泽湖湿地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



十多条渔船搁浅在周仁大沟内动弹不得

快报记者 陶维洲 洪泽湖报道



为了能通往洪泽湖水面打鱼，渔民们挖了一条进湖“渠道” 快报记者 决波 摄

## 搁浅的洪泽湖 无鱼可打，他们选择外出打工

### 湖水退去一公里 想打鱼也够不着

“往年这个时候，湖水要漫到这里。”高玉虎站在仁集环湖大桥上，指着洪泽湖大堤上的一条水印无奈地说。现在洪泽湖的湖水已经远在600多米之外，大堤和湖水之间是一片龟裂的湖滩；几艘小船搁浅在淤泥中，已经无法航行。“今天刮北风，湖水还离我们这边近一些，不然要在两里开外。”

高玉虎今年42岁，是盱眙县明祖陵镇的渔民，靠打鱼为生已经20多年了。明祖陵镇位于洪泽湖的南岸。高玉虎的家就是一条船，停泊在仁集环湖大桥下的周仁大沟中，大桥外头就是洪泽湖。周仁大沟是连通洪泽湖的灌溉渠道，多少年来，洪泽湖水就是从这里自北向南滋润着沿线的农田和人家。

从仁集环湖大桥开始往南的100多米周仁大沟内，连绵地停着十多艘船。“这都是打鱼人家，现在有14户，都是靠洪泽湖里的鱼儿为生的。”高玉虎向记者介绍，他们的船屋首尾相连停在周仁大沟里，平时是不动的。每天清晨四五点钟，各家从大船上放下一只小船，陆续通过环湖大桥的桥洞进入洪泽湖打鱼，可是现在，由于湖水退去，周仁大沟里的水只有20多厘米深，小船没法走了。

记者看到，这条宽5米左右，深两米多的周仁大沟已经干涸了，沟岸两边树木的根部原来是泡在水里的，现在则赤裸裸地暴露在空气中。船屋和沟岸间搭的跳板，原来距离水面仅几十厘米，而现在下面悬空近两米，走在上面有走钢丝的感觉。

### 湖面成干地 “今年要借债了”

6月1日就是洪泽湖开捕的日子，但是高玉虎却没有了往年的兴奋。他已经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，“睡不着啊，今年水这么小，鱼肯定少啊，这两天就盼着天下雨，水能大一些。”高玉虎说。

在环湖大桥外头，渔民们正在检查着渔网、拾掇着捕鱼工具，为开捕做着最后的准备。“按往年，早就下湖下桩子去了，但今年自家的湖面都成了干地，上哪儿去下桩子啊。”高玉虎指着桥下堆着的木

头桩子，白森森的，明显已经好长时间没泡过水了。

高玉虎告诉记者，洪泽湖上打鱼也不是说想到哪儿打就去哪儿打，每家都是有承包的地方的。“今年水小，有些承包的水域就成了干地，鱼都往深水去了。”高玉虎无奈地说，打鱼也是靠天，承包的地方要成了旱地，就只能自认倒霉了，所有损失自己承担。

在600米开外的湖面上，有着几片围网养殖的水面，高玉虎在那里承包了50亩，投资十多万元养殖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食用鱼，可是由于干旱，围网的地方水已经很浅了。“水太浅，鱼都不长，现在还没有出现死鱼的现象，如果干旱继续持续下去，那就说不准了。”高玉虎说，他现在最担心的是马上小麦收割后，湖边的农田都会种植水稻，到时如果再不下雨，本已不多的洪泽湖水再被抽去灌溉水田，那么渔民的灾难才真正开始了。

记者了解到，像高玉虎这样，每年的净收入在两万多元，但今年这个形势，他不再奢望能够拿到这么多钱。“现在物价天天涨，每个月的花销都超过1000元了，还要负担孩子上学的费用，今年可能要借债了。”高玉虎叹息着说，为了能顺利捕鱼，他们这些渔民还凑了7000多元，在干涸的湖滩上挖了一条沟，把水引过来。这条沟现在成了渔民们入湖打鱼的唯一通道。“开捕后，先要把挖沟的本钱赚回来。”

### 打鱼难以为生 年轻人选择了离开

既然捕鱼这么困难，有没有想过离开呢？面对记者的疑问，高玉虎摇了摇头，“打鱼打了这么多年，没别的什么技术，出去打工都找不到工作。我现在就只有等了，等洪泽湖水上来，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”

蒋德维家情况则完全不同。蒋德维今年已经77岁，现在只有他和老伴两人还坚守在湖边的船屋里，靠打鱼为生。“我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姑娘都不打鱼了，出去打工了。”蒋德维告诉记者，自己的小儿子现在在很远的地方打工，每次去车费都要100多。“从小就跟着我们打鱼，打够了，而且现在打鱼也不好打，今年水又这么少。”

记者来到蒋德维家时，老人正在船上修补渔网。别看他嘴里牙掉

得没剩几颗，脸也被湖边的风刮得黑瘦黑瘦的，但他的手还是相当灵巧。最近，湖里头干得厉害，蒋德维和老伴已经歇了一个多月了。“今天几号了？”蒋老问记者。“5月26号”。哦，我算算，还有6天就开捕了，总算熬到头了。”蒋德维笑着看了看天，原来阴云密布的天空此时亮了许多，还有些许阳光钻破云层透到地面上。“哎，光阴天不下雨，这湖都干成这样了，再不下雨，鱼都要干死了。”蒋老的脸又“晴转多云”了。

### 无水可游 “放风”的鹅挤满了环湖路

离开渔民聚集的仁集环湖大桥，记者一行沿着洪泽湖大堤向东驶去。车突然停了。记者发现，环湖路上被一大群白鹅挤满了。这时远处一位瘦瘦高高的中年人向记者跑了过来：“不好意思，让鹅出来放放风，结果阻碍交通了。”

“这鹅天天都在这里的公路上栖息吗？”记者看着路上的奇景问中年人。“当然不是，以前都下水。现在都是给干旱闹的。”中年人告诉记者，他叫朱成航，今年55岁，是盱眙县伏湖镇人，他是在湖边养鹅的。老朱总共养了2100多只鹅，鹅在圈里时间长了，就要让它们出来放放风，到洪泽湖里游一游，吃点水草什么的。“经常在水里锻炼的鹅身体好，长得肥，下的蛋又大又多。”朱成航说，而且鹅在洪泽湖里还能自己吃些水草，自己的饲料也能省下来。可是，突如其来的大旱让自己的这些美梦都成了泡影。记者看到，由于湖堤边的湖面已经干涸，朱成航的鹅现在只能在湖滩上“溜达溜达”，根本没地方下水。

因为白鹅们吃不到水草，下蛋的数量急剧减少。“原来每天能下800多个蛋，可现在只有400多个，整整少了一半。”朱成航说，鹅蛋产量的减少，直接推高了鹅蛋的价格，往年只有3块多一斤，现在已经涨到了7块5。“我就盼着水快点上来，这么好的价钱，要是每天多生100个蛋，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。”朱成航望着远方的湖面，心中盘算着。

5月26日中午，当记者结束采访沿着环湖大堤返回时，堤岸边的渔民又多了不少，他们都在湖边等待着，等待着6月1日的开捕，也等待着洪泽湖恢复往日的烟波浩渺。

### 相关链接

#### 洪泽湖的旱与涝

根据资料记载，新中国成立后，1950年至2003年，湖区共发生程度和范围不等的水灾19次，其中最严重的是1954年、1991年、2003年，且表现为洪涝类型多元性，洪涝发生时间上的历史延续性与阶段性并存，洪涝成灾空间区域上趋于萎缩与集中，洪涝经济损失日趋增加。旱灾17次，其中较严重的是1966、1978、1992、1994年和2001年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发生不同程度的旱灾，其中1992、1994年为严重旱灾。

污染事故间隔变短，数量增多，1975年首次发生，然后1982年第2次、1986年第3次、1989年第2次、1991年以后年年发生，且每年都多在2次以上。

#### 近期不得不驳载行驶

近期，由于洪泽湖上游淮河无客水下泄，加之农业灌溉大量用水以及高温天气的蒸发，使得洪泽湖水位持续下降，记者从淮安市航道处获悉，截至26日下午，洪泽湖水位已降至12.10米，低于正常通航水位0.4米，大吨位船舶正常航行受到威胁。

据了解，洪泽湖正常水位常年保持在13米左右，正常通航水位为12.50米，近期因受水位持续降低的影响，以往80米左右宽的主航道，目前最深处航道只有30米宽，水深在3.3米左右，500总吨以上的船舶航行已非常困难，极易发生搁浅，不得不驳载行驶，还有船舶受水位影响已经停航，预计这样的旱情还将延续一段时间，洪泽湖水位还有继续下滑的趋势。